小说 世界

弹吉他

●纪炳琪

陈水生把背上的吉他摘下来交到了同学林添木手上，不说一句话往家里跑。

到家里，他的爸妈已经去上夜班了。饭桌上盖着一个细纱罩子，透过纱缝依稀可见罩下的菜。菜不多，一荤一素一汤，荤是五花肉，素是空心菜，汤是紫菜汤。陈水生不想吃饭，他放下书包，坐在沙发上，把书包里的书和课本都拿了出来往茶几上一放。他觉得要先做作业，中午没时间做作业，把作业都堆到晚上，晚上要完成的作业可多了。可是陈水生怎么也静不下心来，觉得背上还有一把吉他，吉他一定在他背上留下了痕迹，不禁把手伸进衣服去摸了摸后背。要是能有自己的一把吉他多好，可这是一个遥远的梦想，借陈水生一百个胆子也不敢跟爸妈提这事，让他感到欣慰的是林添木答应了教他吉他。

陈水生找了把凳子坐好了，他的面前好像有一把吉他似的，吉他腰部靠在右边大腿上，他又把右腿稍微抬高了一点。他努力回忆着在学校才艺展示课上，看到林添木坐在椅子上有板有眼弹琴的样子。陈水生一手呈托状，一动不动，另一手似在拨弦，时而拇指轻拨，时而拇指、食指、中食捏在一块，像打水漂一样刮着六根弦，仿佛一首歌从指头处流泻而出……陈水生的眼前是一片广袤无垠的沙漠，阳光下，沙漠金光闪闪，远处的骆驼队不急不躁地向更远处走去，骆驼背上的商人包裹得严严实实。不久，一湾绿洲出现了，树影婆娑，水塘清澈，蓝天、白云清晰可见。这时，陈水生仿佛背上了吉他，他站起来，左手抓着上弦枕，右手像刮着琴弦时而使劲乱甩着手指，空气都被摩擦热了；时而又像春风拂过绿草，轻轻地滑过弦，亲吻空气。陈水生像置身于宁静的月夜，月缓缓地在空中失落地穿行着，像个愿望没有得到满足的孩子。月亮照耀着大地，也照进家乡的小院，院中地上树影一团漆黑。倏忽，月亮离开了小院。陈水生想去追月，他跑出小院，跑在田间的小路，跑着跑着，累了，索性躺在田埂上……陈水生弹累了，有模有样地松了手，像真的捧着一把吉他，轻轻地把它放在茶几上。

要是被人看到，会笑吗？陈水生不由得暗自发笑。

胡乱一曲弹完，肚子咕咕叫了。陈水生这才觉得自己饿了。他哼着小曲，来到餐厅，揭开纱罩，开始吃饭。陈水生对饭菜没有自己的要求，桌上放什么菜他就吃什么菜。在父母身边，饭菜比乡下时好多了，有荤有素有汤，在老家就没那么讲究了。陈水生一边吃，一边想起刚才弹吉他的情景，有时他会放下筷子，像拨弦一样，空空地拨划着，也会像捏着琴弦一样，捏了又松，松了又捏。

又是吃饭又是弹吉他，这餐饭，陈水生用的时间是以往的几倍。吃饭时，有一首吉他曲多好，一边吃着饭，一边听着曲子，像在奶茶店里，听着钢琴曲喝着奶茶。陈水生自言自语。

饭后，陈水生洗完碗筷，便做作业了。他用不到一个小时就把作业做完，余下大把时间看课外书或预习新课。陈水生几乎每个晚上都是这样度过的。因为是出租房，所以家里也没电视，刚开始陈水生有些不习惯，慢慢时间长了，也就习惯了。时间有时真是一味神奇的药。在出租屋里，陈水生看的书可多啦，四大名著一本不落，外国名著也看了好几本。

此刻，陈水生拿着自己喜欢的《哈里波特》怎么也看不进去。他呆住了，似乎陷入了沉思：有魔法术多好，首先得为自己变一把吉他，然后再变一本吉他书，自己看着吉他书学吉他。这样也不好，得有一个老师教，那就再变一个吉他老师，每天让他来教一个小时，免费的。陈水生手有点痒了，仿佛面前有六根弦一样，他从左到右，一根一根地拨，又从右到左一根一根地拨，忽地又六根一块来来回回地拨，像小时候在大池塘前，拿着瓦片打水漂，即便是满头大汗也毫不厌倦。许是手上没拿东西，对着空气瞎拨弄太没劲了，陈水生竟拿一把扫把，学着林添木在班级才艺展示课上的表演，他也尽情弹唱《我的未来不是梦》。他时而高声呐喊，时而低吟，全不在调上，歌词也被改得面目全非；他时而轻移脚步，时而腾出手摇来摇去；他时而弯腰致谢，像走穴的歌星一样。

多年以后，陈水生与女朋友谈恋爱时聊起吉他，总会添油加醋地讲述这一段经历，说居然有隔壁邻居的小朋友来观看他的演出。其实是陈水生像吃了兴奋剂，喊大声，被邻居大妈破口大骂，说影响她的孙子做作业了。陈水生的吉他演奏并没有停下来，他把自己的音量降低了，继续做低声甚至无声的表演。

像是在玩一个简单的游戏，不知不觉中，时间悄然流逝。夜已深了，陈水生把扫把当吉他紧紧地搂在胸前睡着了。他进入梦境，来到了校园的小舞台，舞台下坐满了年段的学生，班上的同学拿写着他名字的卡片左右挥舞，有同学不停喊着他的名字。陈水生在同学们的呼喊声中走上了舞台，朝同学们深深地鞠了一躬，放低了麦克风，开口唱《我的未来不是梦》。唱到一半，陈水生竟然把吉他的弦拨断了一根，再也弹不下去了，台下的同学开始喝倒彩……陈水生一惊，竟醒了过来。

“你这孩子怎么搞的，睡觉还拿着扫把。”妈妈回来，不解地摇了摇陈水生。

“孩子可能是怕一个人待家吧。”爸爸说。

陈水生心里暗笑，打了个哈欠：“扫地扫累了，竟拿着扫把睡着了。”

零度 视界

行走桂峰

●黄清奇

中国历史文化名村——桂峰，最耐人寻味的就是古建筑及其蕴含的文化。

桂峰全村男丁就一个蔡姓，是北宋名臣蔡襄的后裔。桂峰独特之处在于，只有一个姓氏，却有宗祠和祖庙之分，宗祠用于议事，祖庙用于祭祀。

桂峰蔡氏宗祠位于石桥景区上游，建于清康熙八年（1669年），是一幢二进制单檐歇山顶木结构建筑。宗祠门楼小巧华丽，额书“蔡氏宗祠”，石门框刻一副对联：“绳其祖武唯耕读，贻厥孙谋在俭勤”，体现了耕读传家、勤俭持家的族训。宗祠四周框以围墙，顶部饰“松鹤延年”“竹鹿同春”等传统吉祥图案。

越过大门，是一小庭院，院内立一根围斗式石旗杆和九副旗杆硖。中堂楣柱悬挂“人心知水源木本，庙貌报祖德宗功”简联，为清乾隆朝内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蔡新所题。中堂屋脊上，绘有二十四孝故事图案。

宗祠正堂楣柱联句为“最喜渊源崇元定，尚期家世继君谟”，门楼内柱有一联为“兰水家声远、西山世泽长”。“元定”是指朱熹首徒蔡元定，“君谟”是蔡襄的字；“兰水”是指福建莆田的木兰溪，蔡襄是莆田人，“西山”位于福建建阳，蔡元定曾追随朱熹在此筑“西山精舍”相与讲学，并自号“西山”。这两副楹联告诉世人，桂峰蔡氏血缘来自蔡襄，文缘来自朱熹。

出了宗祠，沿左侧临溪石路而上，会遇到一奇特的石景。在一石板桥下，一石如同乌龟头伸出，因此将此景命名为“独占鳌头”。

再往上走，在临溪石路与屋间石巷相会处，有一古建筑叫“楼坪厅大厝”，因建于陡峭之处，布局紧凑，于右侧另搭一楼板为会客厅，尤溪方言称楼板为“楼坪”，故名“楼坪厅”，福建方言则称房子为“厝”。

楼坪厅大厝门额题写“绩绍西山”四字，两侧绘有壁画，门口石板铺成半个铜钱形，寓意要开支有度，赚的钱要用一半留一半。大厝正堂木雕甚为精美，悬挂“兄妹硕士”等匾额，廊柱柱础上雕有“暗八仙”图案，即以八仙所持的法器为图形。

楼坪厅大厝是台胞蔡龙豪的故居。蔡龙豪先生育有一子二女，皆取得美国大学硕士学位，楼坪厅大厝内“兄妹硕士”匾额即为此意。我与其子蔡易章先生有一面之缘，2020年，他多次电询家乡情况，嘱咐我要做好疫情防护措施，实在令人感动。

沿楼坪厅大厝前逼仄小巷前行，在转折处有一古建筑，名“石狮厝”，因厝内有一雕刻小巧精美石狮而得名。石狮厝装饰华丽，天井全部用青石板铺砌，台基用青石砌筑，正厅柱础雕有“麒麟送子”“马上封侯”等图案，中堂正门额枋券书石刻“爱吾庐”“居仁”“由义”等字，还有“双凤朝阳”“琴棋书画”等浮雕石刻，整座石狮厝就是一座小型石雕博物馆。

石狮厝门楼有一副精雕石刻对联，上联为“三谏风高，勋业在苏黄之上”，下联为“九峰派衍，渊源从朱李而来”。在书法上，蔡襄与苏东坡、黄庭坚、米芾并称“宋四家”；在理政上，蔡襄与欧阳修等同为谏官，以直言敢谏而著名。“九峰”是指蔡元定的儿子蔡沈，曾从学于朱熹门下，后隐居福建南平九峰山下，自号“九峰”；“朱李”是指朱熹与李侗，朱熹受学于李侗。这副对联，充分体现了桂峰人的“家族自信”和“文化自信”。

依村中小路继续向上，在半山间有一观景台，可以观看村庄总体面貌。桂峰村庄风水呈“飞凤衔书”形，两山旁夹如凤之双翼，中垂山脉似凤头，山脉上一小片丛林如同凤凰头顶的冠羽。站在观景台上，桂峰风水布局一目了然。

顺着半山腰的平路直行，会看到一座石基层层叠叠的古建筑，叫“后门山大厝”。尤溪人习惯称房子背后的靠山为“后门山”，因该建筑位于所有建筑的最高处，故以山名其厝。后门山大厝整个地基建在陡峭的山边，石砌护坡从山涧开始砌筑，多达14层，高达30米，四面用土石墙围筑。据说，后门山大厝当年建造时耗银一万三千两，用时十余年才建成。

沿着山涧旁石路而下，绕过清代茶楼，来到蔡氏祖庙。祖庙正位于“凤头”处，完全融入村庄风水布局，从远处看，其硕大的圆形窗棂，有如“飞凤”的双眼，使“飞凤衔书”的造型更加活灵活现。

现存的祖庙建于清乾隆五十五年（1790年），为二进单檐歇山顶木构建筑，粗梁大柱，飞檐翘角，雕梁画栋，古朴典雅。正堂厅头设有神龛，陈列蔡氏祖先神位，供后裔春秋祭祀。

蔡氏祖庙是桂峰书香荣誉的最高展示之地，亭内堂上高悬“九峰毓秀”“父子翰林”“父子举人”“进士”“文魁”“武魁”“拔贡”等牌匾。从墙上介绍可知，桂峰明清两代中进士3名、举人12名、秀才412名。

祖庙大堂上悬有高约一米的“忠”“孝”大字，为朱熹手迹。最有意思的是“孝”字，在字右上方是人像，左上方是猴像，右侧是一个人作揖之态，而左侧是一只猴子在拳打脚踢的动作，寓意“孝者成人，不孝成猴”的伦理。

在移步换景的桂峰村庄行走，能感受到浓郁的历史文化气息。建筑是历史的镜子，来桂峰游玩，可以在古建筑中寻找历史的足迹，品味文化的积淀，探寻蕴含其中的人生哲理，寓玩于学，不枉一行。

新人 新作

家乡的猕猴桃

●罗建玲

老家的果园种了一种水果，因为外表长着一层毛茸茸的棕色细毛，其外形又酷似桃子，所以取名叫猕猴桃。它营养丰富，维生素C含量极高，有“水果之王”的美称，受到人们的青睐。

种植猕猴桃和种葡萄一样都是要搭架子。开春时节，藤蔓顺着架子慢慢往上爬，雨后清风摇曳，碧绿掌般的叶子在架子舒展着芳姿，晃晃悠悠地颤动着，晶莹玲珑，甚是可爱。傍晚，红霞映染，又像是披着婚纱的新娘，用手舞动着裙摆，焦急地等待新郎的到来。每当看见这种情景，我都会被这般幽静美景深深吸引、流连忘返。

四月，暖意融融，正是猕猴桃开花的季节，一群群蜜蜂在花丛中忙碌地穿梭，灵动的彩蝶舞动着轻盈的翅膀，将山林点缀得分外妖娆。猕猴桃花刚开始显乳白色，后慢慢变淡黄色。每当盛花时节，我都会骑上车子去果园欣赏这独特的风景，清新淡雅的花香在花园中弥漫，让人心旷神怡，即使离得很远，也可以从空气中感受到独有芳香。看着四周翠竹成林，听着远山传来阵阵灵鸟的天籁之音，我不由诗兴大发，脱口吟出：“沿途竹翠密成林，梅似红珠荆细寻。方见花仙姿曼妙，又闻灵鸟动人音。”

立夏时节，猕猴桃已经长到鸡蛋般大小，它们身上穿着毛茸茸的小绿棉袄，就像水帘洞中跑来的一群小顽皮，在架上攀爬嬉戏。我躲在阔叶藤树下，像小猫走路一般，生怕惊扰这群“小可爱”。

藤蔓依依，果瓞绵绵。恍惚间，似又回到童年。那是在20世纪70年代，物资极度匮乏，我和姐姐随父亲到农村生活。记得假期有一次同姐姐上山砍柴，发现了深山几棵野生的猕猴桃，上面结满了果实，我俩就像发现宝藏一样，兴奋不已。第二天，我们带着两个从城里来的妹妹，重新上山，用一个大大的米袋将它们“掠夺”而归。奶奶拿来一个大木桶，用喂猪的米糠将它们盖得严严实实的。过了一个星期，野生猕猴桃慢慢变软，我们四姐妹不时去装满米糠的木桶里淘，寻到软的，往衣脚一擦，将皮剥开，翠绿色的果肉里不仅带着酸甜的口感还夹着米糠的郁香，好吃极了。

再看这园子里金秋季节，放眼望去，树藤架下，一串串的果实悠闲地垂挂在枝头，压弯了腰，真是惹人喜爱。只道是：一身猴样细绒毛，小个萌头穿绿袍；神架攀爬寻乐趣，酸甜美味赞猕桃。

家乡的猕猴桃，常忆乐陶然！

散文 天地

街巷里的烟火气

●李若兰

每一座城市，都有一段关于街巷的记忆，它们是最市井、最生气勃发的存在；每一条街巷，都有一段关于美食的记忆，它们是最地道、最抚慰人心的味道。我对沙县的最初记忆也来自街巷和街巷中的地道小吃。

人们习惯于把自己的出生地称为第一故乡，把迁徙后居住时间最长的地方称作第二故乡，沙县便是我的第二故乡。转眼我来沙县已十一年，逐渐爱上这座小城，习惯这里的山水、人文和饮食，亦慢慢融入其中，成为新沙县人。

朝夕相处中，发现它是一座温婉包容的小城，一千六百多年的历史孕育出丰富深厚的人文底蕴，也孕育出包罗万象的小吃文化。这里的小吃美食，来自民间、藏在街巷，它们用味道吸引人，以品质感动人，似乎能治愈一切不美好。刚到沙县工作时，本地的同事带着我走街串巷，寻味美食。第一次吃到状元饼是在班厝巷，巷内集萃多家老字号烧饼铺子。步入巷子，未见饼家先闻香，一家没有门面的烧饼铺，饼香四溢，让人惊讶于如此美味的烧饼竟藏身于这样一间不起眼的小屋子、这样一条狭窄的巷子。

那时我在乡镇工作，周末到城区，常常会徜徉在这些巷子里品尝美味的沙县小吃，感受斑驳老墙经历的风霜，想象深宅大院里的历史过往。沙县街巷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唐中和四年，城区的巷子有30多条，班厝巷、池尾巷、曲巷、文昌巷……每一条巷子的记忆大概都离不开“世俗”二字，“世”为百姓大众，“俗”是人间烟火。青砖之上，灰瓦之下，承载的便是升斗小民的朴素愿望。甘其食，美其服，安其居，乐其俗。这些老旧街巷，沉淀着沙县老城的烟火气，将那些世俗百姓最平凡的生活过往记录在一砖一瓦中。

在清水巷，我有幸认识一位摄影人，殷实人家、四方小院，他在这条巷子居住了几十年，是沙县老街巷变迁的亲历者、见证者、记录者。他以欣赏的眼光，追光逐影，用相机收集流年，记录沙县老城区的风雨变迁，从府前六巷到东门古街，从黑白照片到彩色照片，细心记录、妥善收藏，出版影集《新光旧影》。老先生娓娓讲述这些照片的故事，推荐隐藏在小巷中的老字号美食。老照片以一种穿越时空的方式，细说着过往，让我探寻到沙县城区街巷变迁融合的脉络。

2017年沙县一河两岸景观改造，我有幸参与撰写《最美沙县》灯光秀脚本。灯光秀以一句沙县方言“喜粿烧烧，豆豉油麻椒”开场，每每听到这句，我的脑海中便会浮现一幅画面：晨雾蒙蒙，一位挑着小吃担子的老人，缓缓从老巷子里走来，沿路吆喝，声音浑厚悠远，在巷子中久久回荡。在沙县，这是一首街知巷闻的童谣，唱的是沙县特色小吃——喜粿，一道立夏时令小吃。老人们说“夏天到来，百种落地，喜粿米冻，丰收有梦”。立夏，万物蓬勃，人们吃喜粿，不仅只是品尝美食，还寄予着丰收的希望。一方水土养一方人，食物的气味，有时候就代表人的气质，串联起来就是这座城市的韵味，沙县人的人生态度就如同这道立夏时节的小吃一样，充满朝气和无限的可能。

路过这些小巷，人们大都会被熟悉的美味吸引，走进这些巷子就如同进入时光隧道，虽外面的街道近在咫尺，却仿佛是两个时空。巷子外的街道是一个城市的繁华之地，而巷子里，晾衣杆横架南北两侧的屋檐，抬头是横七竖八的衣架、电线，低头是坑坑洼洼的路面、水沟。也许还有窘迫的民生折叠在巷子的褶皱里，一家几口人，挤在一间老旧低矮的屋子里，土墙斑驳裸露，做饭的炉子摆放在门口，屋子门面黢黑，看不出原本的颜色。什么时候才能改变呢？时间来到2018年，生活在老旧巷子中的沙县人怀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期待，用渐进式微改造，尽可能保留历史印迹和文化根基，水磨的工夫，绣花的耐心，终于让风格各异的街巷文化得以“活”起来、传下去。至2020年，相继完成罗家巷、曲巷、清水巷、池尾巷、班厝巷、田公巷等6条老旧巷子改造，紧接着又开启东门历史街区老旧巷子的提升改造。

长街两端是繁华，短巷里头有钩沉。古老的巷子隐匿在城市的车水马龙之后，隐匿在周遭百姓茶余饭后遛弯的时光中。它们缓缓从岁月深处走来，又乘势换上了新装，仿古牌坊、青砖灰瓦、文化植入，老旧巷子涅槃新生、重焕活力。变的是环境，不变的是味道，提升改造既让巷中居民乐享新环境、新便利、新生活，又留住了巷子的历史风貌、时代记忆和地道美味，人们可以在这里触摸到一座千年古城的文化肌理。

凡尘俗世的袅袅炊烟依然在这些焕新的巷子里延续，沙县味道也恰恰藏在这千年时光里传承下来的人间烟火气中。如果说老街巷的历史文化是大海，美味小吃便是其中的水珠，每一滴水珠都是无价之宝。走进这些新颜值的老巷子，内涵在升级、文明在提升，但老手艺的原汁原味一直未曾断绝。专门打造的池尾小院，将从前散落街头巷尾的烟火美味都汇集于此，铁门豆干、阿明春卷、巧云糖粿、阿狗烧麦……每一个摊位都氤氲着烟火气息。我想，这就是人间最深刻而绵长的滋味。白天的熙攘慢下来，我常会在傍晚，坐在池尾小院中点上几味小吃，一手从碟子里拈豆干，蘸着豆豉油，细细咀嚼，一手端着甜水酒，呷上一口，慢慢品咂，其中滋味，唯有舌尖懂得。一分怡然，二分闲情，带着一些微醺，望着夕阳，此刻那些烦恼俗事都不那么重要了，再难的事，也且等等再说。

小吃早已融入沙县人的日常。晨光疏影，在锅碗瓢盆的碰撞中，巷陌里的缕缕炊烟唤醒了沉睡的味蕾，清晨的第一餐该是从老巷子的小吃开始。热腾腾的豆浆出锅，金黄色的油条散发着香气，锅边糊、米粿、芋头粿、米冻皮等都在等着开启一天的味蕾，这些弥漫在晨雾中的小吃味道，正是这座小城恒久不变的人间至味。

白天是热闹的市井，夜晚是静谧的小巷。天一黑，灯一亮，借着天边的月亮，溜达到僻静的巷子里，品着清茶咖啡或啜着啤酒饮料，撸两串烧烤，那些老式的吃喝，是烟火气，也是红尘戏。隐藏在巷子中古色古香的民俗小店、独具风味的特色餐吧，已然成为老巷子市井烟火里的新时尚。若是得了闲暇，在巷子内的民宿住上一晚，让自己暂时隐居于街巷俗世中，且做个闲人吧，静听岁月的雨，慢煮年华的茶。

岁月不居、春秋代序，沙县的老街巷早已不是旧时模样。它们在暖暖的时光里，迎来新的生机，历史文脉在这里延续，文明风尚在这里升华，而生活里的烟火气依然在这里升腾，小吃的传统风味仍旧在这里传承。

经过30多年的蝶变，沙县的人间烟火——小吃至味早已走出街巷，走向全国、走向世界。而沙县的这些巷子依然会安稳、踏实、笃定、心平气和地静候在城市一隅，犹如一座座“街头博物馆”，承载着沙县独有的味道和底蕴，成为沙县小吃永远的根。